

风物咏

逛荡河的四季晨昏

刘学光

一

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我第一次来到逛荡河边。

那时我刚搬家到莱山区不久，听人说起这条河，觉得名字奇特。请教朋友，答曰：因海潮倒灌时河水回荡，发出“逛荡逛荡”的声响，故得此名。这解释不知确否，却极生动——仿佛能听见潮水与河水相遇时那一来一往的推搡与拥抱。

于是，选择一个周日的清晨，我沿着观海路向西步入逛荡河岸，迎面扑来的不是想象中的水汽清新，而是一股淡淡的酸腐气。河床裸露处堆积着杂物，岸边杂草疯长，垂柳枝条低垂，像是长久无人打理后放弃了挣扎。偶尔有晨练的老人从身边走过，脚步匆匆，目光并不在河上多做停留。

我顺着河岸走，岸边的迎春花开了，一蓬蓬明黄从杂乱的灌木丛中探出头来，不管不顾地灿烂着。我站在一座简陋的水泥桥上往下看，浑浊的河水缓慢地流着，桥那头却有个钓者，守着空桶，神态安详。那时我觉得，这条河还有一种不肯认输的生气在。

二

多年间忙于生计，似乎忽略了逛荡河的存在。今年春，一次偶遇让我惊诧于逛荡河原来早已不是旧日模样。

变化是从逛荡河绿带公园入口处开始的。多语种的全景导览牌立在道旁，高清地图上清晰标注着：诗画看台、亲水栈道、临水平台、儿童乐园、文化广场等数十处功能节点。沿着焕新的跑道前行，两侧多了下沉绿地和雨水花园，景致精致。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些树——彩叶乔木、常绿灌木、分层绿篱组合成立体绿化带，不再是当年那种野蛮生长的杂乱。

春日的晨光，从东边的高楼间斜斜地照过来，在河面上铺了一层碎金。河水澄澈清亮，能看见水底的卵石和水草。两岸的垂柳新发了嫩芽，是那种鹅黄里透着青翠的颜色，在晨风中轻轻摆荡。有白鹭贴着水面飞过，翅膀带起一串细碎的水花。

我在五孔桥边停下来。桥是新的，石砌的拱形，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，恰好合成一个完整的圆。桥下有一片残荷，新生的荷叶已经从根部探出水面，卷成小小的筒状，像一支支绿色的号角。再过些日子，这里就会变成十亩荷塘吧。

三

从此以后，我常抽时间到逛荡河边走走，感受到了它不同季节的美。

我常在夏日清晨去逛荡河看荷花。粉荷半开，露尖的花瓣托着晶莹的水珠，风过时，绿伞似的荷叶便簌簌作响。有蜜蜂在花间忙碌，薄薄的翅膀上沾满了金色的花粉。偶尔有鸭子从荷叶底下钻出来，尾羽划开镜面般的水面，一圈圈涟漪慢慢荡到岸边。有人架着三脚架在木栈道上等光线，有人坐在青石板上，捧着手机拍个不停。

待夕阳西下时，整条河都被染成了暖金色。水面波光粼粼，闪烁着碎金般的光芒。有人在河边慢跑，有人在木栈道上散步，有孩子在儿童乐园里追逐嬉闹、荡秋千，亲水平台上坐着几对情侣，腿垂在水面上方轻快摆动，低声说着什么。

最热闹的是文化广场。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来，大爷大妈们排着整齐的队列，动作舒展而自信。旁边的文化市集刚刚开张，卖手工艺品的小摊前围了不少人。一位老人在教小孩子剪窗花，红纸在他手里翻飞几下，就变出一只活灵活现的蝴蝶。孩子们发出惊叹声，老人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来。

四

秋天的逛荡河，河面常常笼着一层薄雾。雾从水面升起，像一条白色的纱巾轻轻搭在河流的肩头。岸边的水杉开始变色了，从夏天的翠绿渐渐转为赭红，一棵一棵立在雾中，像是谁用淡墨在宣纸上晕染出来的。银杏则是一树一树的明黄，叶子落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在晨风里簌簌作响。

我沿着河岸慢慢走，脚下是厚厚的落叶。踩上去软软的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岸边的芦苇已经白了头，穗子在风里摇来晃去，像一群老人在絮叨聊天。河水的流速比夏天慢了一些，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把两岸的秋色全都收进了怀里——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褐的，层层叠叠地倒映在水中，分不清哪是岸上的景，哪是水里的影。

五孔桥下的荷塘已过了最盛的时候。荷叶开始枯黄，有些已经卷了边，但仍有几朵迟开的荷花倔强地立在残叶之间。花瓣不如盛夏时饱满，颜色也淡了几分，却自有一种清瘦的美。我想起一句古诗：“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若是秋雨来时，坐在这荷塘边的亭子里听雨打残荷，大概别有一番滋味。

太阳五点多钟就开始西沉了，夕阳从高楼间的缝隙里漏下来，在河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金色光带。光带随着水波轻轻晃动，像一条游动的金蛇。岸边的灯陆续亮了——太阳能智能灯自动感应光线，天色暗一分，灯光就亮一分。灯光是暖黄色的，映在水里，和天边的晚霞融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天上，哪是人间。

有人在河边钓鱼，稳稳地坐着，半天不见动静，却也不着急。有人在跑步，身影在暮色里拉得很长。还有人在露营区搭了帐篷，一家人围坐在草地上，小孩在追着一只小虫跑。晚风从河面吹过来，带着水的气息和草木的清香，凉丝丝的，很舒服。

我坐在一张新装的休闲椅上，看天色一点点暗下去。河水在暮色里变成深青色，岸边的灯火倒映其中，星星点点，像一幅印象派的画。

五

冬天的逛荡河，是另一种美。雪后初晴的清晨，我踩着雪咯吱咯吱地走到河边。整个世界都是白的——河岸是白的，树是白的，桥是白的，连河水都变成了灰白色，上面浮着一层薄冰。岸边的腊梅开了，鹅黄色的小花缀在光秃秃的枝头，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醒目。凑近了闻，有一股清冽的香气，冷丝丝的，像是把冬天的寒意都酿成了芬芳。

河面大部分结了冰，只有水流最急的几处还露着深色的水面。冰面上落了一层薄雪，看上去平整而柔软，像一条铺了白色绒毯的走廊。有几只麻雀落在冰面上，蹦蹦跳跳地啄着什么，留下一串细小的爪印。远处的桥在雪雾里若隐若现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像一幅水墨画里淡淡的几笔。

晨跑的人少了。有人穿着厚厚的运动服在跑道上慢慢跑着，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，又很快散去。他们的脚印留在雪地上，一串串的，从这头延伸到那头，把白色的河岸画出了生命的痕迹。

这时，黄昏四点多就来了，冬日的夕阳不像夏天那么浓烈，而是淡淡的、温温的，像一杯泡了许久的茶，颜色浅了，味道却还在。余晖落在雪地上，把白色染成了浅浅的粉色，整条河都笼罩在一种温柔而安静的光里。

岸边的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暖黄的灯光照在雪地上，雪地又把光反射出去，让整个河岸都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

我站在五孔桥上，看脚下的河水在冰层下缓缓流动。冰是透明的，能看见水底的卵石和水草，它们在冬天里静静地等待着，等待又一个春天的到来。桥上的积雪被踩实了一些，滑滑的，我扶着栏杆慢慢走，栏杆冰凉，但很稳固——是前不久刚刚检修过的。

即使在最冷的冬夜，灯光、行人和偶尔传来的笑声，也会把这条冬天的河流变成温暖的去处。雪落在河面上、树上、灯罩上，把一切都覆盖了，却覆盖不住这条河重新焕发的生机。

每一个季节，这条河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，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：它一直在变好、变美。如今海水依然会随着潮汐倒流，潮水依然会回荡，但回荡的是灯光、是人声、是鸟鸣、是花香，是这座城市重新还给河流的、干干净净的生机。

静待花开

林春江

揉揉惺忪的睡眼，掬一捧凉水撩在脸上，冰冷刺激得浓浓睡意瞬间逃遁，大脑立时清醒。打开窗户，浓重的夜色，随着凛冽的寒风立时涌入，清冷的月光洒满庭院，几颗星星镶嵌在遥远的苍穹，璀璨夺目，低头看手表，正是凌晨时分。

教室的灯光次第亮起。我踏着月色，沐着星辉，怀着虔诚的心，走向那神圣的殿堂。眼前是乌黑的头发、明亮的眼睛，是喷薄的青春。琅琅的读书声，穿破静寂而浓重的夜色，飘向远方。我心中的坚硬慢慢柔软起来，紧绷的脸庞渐渐舒展。秋去冬来，每次走进这里，心中总不免忐忑不安。这份忐忑，源于一种敬畏，源于一种信仰。我只希望，思想、道德、信仰，也能和知识一样，如涓涓细流，淌进学子心间，润泽他们纯净的心灵，丰盈他们的生命，成为他们信奉的圭臬。

大课间，西操场尘土飞扬。高年级的孩子在这里训练跑步和蛙跳。西北风卷起跑道上的沙粒，呼啸着扑过来。孩子们奋力奔跑着，迎着风沙；操场中央瑟瑟的枯草间，一些孩子弯腰蹲伏，一耸一耸往前跳跃。我汇入人流，迈开步子，踏着松软的沙土，追逐着那些青春的背影，也被他们追逐着。黑白相间的围墙外，是辽阔的果园。枯黄的叶子在枝头摇摇欲坠，甜美的果实，滋润了农民沟壑纵横的青铜色的脸庞。远处金黄的柞树，晕开明艳的色彩；苍翠的青松，为嶙峋的山头添上青绿，化作冬日里最后一抹生机。看上去，山峰有些瘦削，有些萧条，我想，待到来年春风拂过山岗，蓬勃的生机必将喷涌而出。

中午，走到位于半山腰的餐厅，打了一份饭菜，坐在孩子们中间一起就餐。几个孩子端着菜盆，用铁勺把菜舀到餐盘里。忽听一声“坐下”，唰的一下，孩子们齐齐落座，一边抓起馒头往嘴里塞，一边啃着鸡腿。安静，肃然，有序。我夹起一筷子青菜豆腐，咬一口馒头，慢慢地咀嚼。朴素的饭菜，在口腔里释放出清香，刺激着味蕾，抚慰辘辘饥肠。食物虽简单，正所谓饭蔬饮水，俭以养德。

午饭后，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。回到办公室，坐在木椅上，抽出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，随意翻开一页，慢悠悠地阅读。此时，正午的阳光透过厚厚的双层玻璃，斜照在脸上、书上，暖意滋生，有一种微醺感。那些质朴厚重的文字，似乎沾染上阳光的芳香，熨帖着我的胸怀，滋养了我的精神。在学校里读书是一种享受，在阳光下读书是一种惬意，在静谧里读书是一种自律。同事们大多回寝室小憩，我独自倚靠在明黄色的木椅上，伸展双腿，胳膊肘抵在灰白色的办公桌上，捏着厚厚的书页，慢慢地翻看，细细地品味。那些墨色文字，似乎鲜活起来，温润通透，走进我的心怀，我咀嚼着，揣摩着，体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意，读懂作者淡淡的哀愁和无边的喜乐。读得累了，趴在桌上，悄然入睡。浅浅的睡眠中，会有锦绣文章，会有绮丽文字，会有淡淡的书香，在脑海里萦绕，难道这便是“书能香我不须花”的境界？

闲暇之时，抛开繁杂，卸下重担，走进雅静的庭院漫步。西面的水池里，留得枯荷听雨声；东面的劝学亭，四角飞檐翘立，托着火红的希望。伫立在深深的庭院里，所有的不快和烦躁会随风而逝，荣辱得失，皆成过眼烟云。两株高大的塔松巍然矗立。寒风阵阵，苍翠不改，尘土里安详，风雨里飞扬，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，遇热不衰，逢寒不凋，风雪无惧，静待花开。